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門人法海等集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御製六祖法寶壇經敘

寔一

朕聞佛西方聖人也爲善不倦博濟無窮又曰佛弼也其能弼世教而隆大行者也故周頌曰佛時仔肩爲我顯德行是知佛爲弼訓無餘蘊矣昔達磨遠歸東土不立文

定一

一

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夫性天人一也文字惟心之畫而性融焉有善有惡有邪有正得其正則性善而言順得其邪則性惡而言乖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又曰誠者天之道不誠無物苟能於性上究其真宗辭其善惡則聖賢地位何患乎不至耶故佛樂於爲善心無邪見性體圓明虛靈澹泊於空而不着空於相而離諸相所以成佛果而弼隆朕治道也若謂崇供養而求福田利已朕所不取焉越之南有禪和者

盧惠能乃新州人也師於黃梅得衣鉢之傳究性宗之學隱於曹溪沒後其徒會其言傳爲壇經法寶其言正其性善大槩欲人循諸善道離諸惡趣與吾儒窮理盡性自誠入聖之理而無殊矣因萬幾之暇製爲敘命廷臣趙玉芝重加編錄鋟梓以傳爲見性入善之指南云故敘

成化七年三月

日

刻法寶壇經序

嘗攷孔子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原

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以必聞道者乃不徒死不徒死者乃不爲虛生也乎嗟乎此非真有見於性命之際者未易以語此也故子貢以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世之學者復

漫曰文章之所在即性與天道之所在也此其所以曠數千年而聖人至命盡性之學卒以不盡聞於世也釋氏之爲學誠與儒異然以其不立文字故牿亡晦蝕者少而宗傳因以不泯其徒之慧達者亦間起

定一

二

而追繹之有以紹明其如綫之緒如六祖者其尤傑然者也今其書具在利生說法何啻萬有餘言總之俱從自性起用無一蔓語謂非真有見於性命之際不可也新興自漢已入中國逮今三千餘穰薄雅猷伐世有其人求能脫然於世累超然有悟於性命以幾不畔於道者有其人乎吾是以有愧於其人因諸生之請也界邑令王君道服刻而廣之庶因有悟者且有激云大明萬曆改元歲在癸酉秋孟上澣見羅

山人李材書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

宋明教大師契嵩述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  
以宣其心也何心耶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  
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  
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  
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  
心一也始釋迦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  
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大鑒傳之  
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

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  
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  
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  
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以惱心者曰菩提  
心者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  
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  
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  
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  
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  
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  
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  
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  
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  
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  
所會爲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

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

寔一

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耶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

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  
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  
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  
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  
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  
懾者懾非所懾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  
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  
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  
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  
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  
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  
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  
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  
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  
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

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  
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  
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  
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  
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  
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  
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  
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  
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  
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  
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  
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  
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  
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  
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

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爲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

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藹如也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證

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

未如之何也甚乎舍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

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耶得其形於

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

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

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即依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主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勲者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

爲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  
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  
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  
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獸  
之久矣鳥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蠅  
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六祖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師

唐憲宗皇帝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

宋太宗皇帝加謚真空塔曰太平興國

仁宗皇帝加普覺 神宗皇帝加圓明

卷一

九

##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門人法海等集

時祖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法師陞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慧能行由得法事意慧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慧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

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慧能聞說欲往求法念母無依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慧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慧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獮獠若爲堪作佛慧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獮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慧能曰慧能啓和尚弟子自心

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獮猿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慧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忽見慧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

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湏見若如此者譬如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

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身汗

呈一  
流前後經四日一十一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神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

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二不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盡勞尔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當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終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思惟更

寔一

十三

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慧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獫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

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慧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  
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  
禮拜慧能曰慧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  
江州別駕姓張名曰用便高聲讀慧能聞已  
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汝亦作  
偈其事希有慧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  
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  
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  
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慧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塞一十三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  
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  
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

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  
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  
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猶欠  
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慧能即會祖意  
三鼓入室祖遂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慧能言下大徹遂啓祖言一切萬法不離  
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  
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能曰不  
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即名  
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衣  
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  
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證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證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正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慧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嶺南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得出江口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送至九江驛邊祖令上船慧能隨即把艤祖云合是吾渡汝慧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慧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慧能辭達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祖

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受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慧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趨及慧能慧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慧能隱草中慧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慧能遂出坐盤石上慧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慧能云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慧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更有密意否慧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日慧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師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慧明今後向甚處去慧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回至嶺下謂趁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踪跡當別道尋之趁衆咸以爲然慧明後改道明避吾上字慧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師論涅槃經因二僧論風幡義一曰風動一曰幡動議論不已慧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慧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

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慧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爲慧能剃髮

願事爲師慧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  
慧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  
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  
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  
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  
傳不是慧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  
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師復告衆  
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  
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  
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  
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  
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聽吾爲汝說  
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  
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  
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

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  
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  
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  
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  
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  
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  
佛利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  
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  
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  
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  
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  
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  
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  
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  
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

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雖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

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竺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惟妄惟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

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誰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sup>定一</sup>如大龍下雨於闇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兩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

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

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  
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  
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  
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  
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  
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  
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  
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  
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  
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  
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  
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  
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  
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

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  
剎那間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悟即至佛地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  
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  
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  
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  
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  
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  
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令念絕即  
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  
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  
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  
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  
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  
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

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已過 與道即相當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闍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卧 欲擬化他人  
目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苦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祖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  
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  
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  
嶺南有佛出世次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  
齋訖刺史請祖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  
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

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祖曰有疑即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祖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祖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帝心執著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祖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爲吾我

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祖言史君善聽慧能爲說釋迦世尊在王舍城說觀經有云阿彌陀佛去此不遠經文分明若論相說十萬億刹即人身中十惡等障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史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憊東方人念佛求生西方且西方人念佛更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

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  
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史君心地但無  
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  
生難到今勸善知識能除十惡等障乃過十  
萬億刹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  
彌陀史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  
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  
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  
慧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  
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  
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祖言大  
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諸  
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  
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  
佛向性中作莫向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

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  
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貪  
慾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  
鬼神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  
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  
去貪慾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  
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  
定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  
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  
此修如何到得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  
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  
悟解祖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但  
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  
西方人心惡但能心常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吾

與大眾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祖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

成佛道時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祖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本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莫言先定發慧慧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祖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詭曲口但說直

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

祖示衆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祖示衆云善

第一

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

二十六

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所以立頓漸之假名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相而離相無念者念

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執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悞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忘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

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  
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  
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  
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  
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  
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  
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  
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祖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  
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  
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  
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  
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  
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  
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

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  
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  
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祖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  
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  
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  
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亂  
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  
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  
是爲禪定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  
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  
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時祖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  
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

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本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嗔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熏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

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憍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憍不知悔其後過

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慧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以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

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

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白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

定一  
三十一

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詭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已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提不

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

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是性中

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河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

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

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性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

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名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敬合掌志心求

祖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

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

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

不開悟歡喜奉行

寔一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音釋